我國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瑯琊王氏

毛　漢　光

甲、王氏之源流
乙、王氏政治地位之研究
　一、官位之統計
　二、起家官職與官品之研究
　三、升遷速度之研究
　四、擔任官職之分析
丙、王氏在政治社會中之動態
　一、王氏政治行爲之分析
　二、王氏與軍旅
　三、王氏與社會價值觀念
丁、王氏盛衰之研究
參考資料

甲、王氏之源流

新唐書卷七十二中宰相世系表稱：

> 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敬爲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八世孫錯爲魏將軍。生賁，爲中大夫。賁生渝，爲上將軍。渝生息，爲司寇。息生恢，封伊陽君，生元。元生頤，皆以中大夫召不就。生翦，秦大將軍。生賁，字典，武陵侯。生離，字明，武城侯。二子元盛。元避秦亂，遷於瑯琊，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字元陽，漢諫(議)大夫，始家皐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生駿，字偉山，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字德禮，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伯業，後漢中大夫義鄉侯。生二子眚音。音字少玄，大將軍掾。四子誼叡典融。融字巨偉，二子祥覽。

依晉書卷三十三王祥傳記載：

>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又前漢書卷三十二王吉傳云：

> 王吉字子陽，瑯琊皐虞人也。

比較上列三部正史的記載，晉書及前漢書對於瑯琊王氏的源流，皆云始於前漢的王

吉，而歐陽修撰新唐書遠在班固撰前漢書及唐太宗御撰晉書之後，却能自王吉以上，祖述至周靈王，是必歐陽修有新證據之發現；然而，魏晉之際，門第標榜之風盛極，各族皆喜將祖先追溯極遠，以「舊門」自豪，若這些遠祖有高官偉業的事蹟，則更以此作爲炫耀家族地位的最佳資料，設如瑯琊王氏果與周靈王、王翦輩有蛛絲馬跡的關係，則魏晉間王氏們必不會闕漏，蓋王氏家譜在當時亦甚著稱。故瑯琊王氏源起周靈王之說，可能隋唐以後的王氏附會之說。因此，我們寧以最早出現於記載的王吉爲王氏的始祖。

據漢書王吉傳云：「王吉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從這段文章裏，我們不能確切知道他的家世，但王吉先做郡吏，因爲舉孝廉而才得爲郎(漢制舉孝廉者大多可補郎，見勞貞一師「漢代察舉制度考」刋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刋第十七本），可見王吉之父祖不會是大官，因爲漢有蔭子制度，大官之子不必在郡做吏。所以其父祖最多是地方掾吏，甚或未仕。王吉出仕似乎全憑其自己的才學與品德，因爲「好學明經」，獲得一個吏，吏的地位甚低，何況又是在郡國裏做吏，所做的事不外乎抄寫文書之類，這種職位若無其他因素，不易升遷。然而，王吉是漢武帝昭帝時代的人物，自武帝始以孝廉、賢良方正等科作爲大量吸收郡國有才華者的橋樑，王吉因明經，被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按顏師古注：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爲主治庫兵者），從地方掾吏踏進了中央掾屬，外遷拜雲陽令，其地位已在秩六百石至千石間；又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所以王吉之起，建立於本身明經及適逢漢朝開始以孝秀擢拔人才的兩個因素上，據許倬雲先生「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註一) 一文指出，從武帝以孝秀取士以後，功臣子孫出身的官吏比例日減，由孝秀出身的儒生比例日增，因而使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更密切結合。王吉碰上了官吏社會成分的變動時期，成爲「上升變動」運動中的上升角色之一，由此我們把王吉看作瑯琊王氏參加政治的始祖是合理的。另一點值得注意者，即王吉從那裏學得經術？當時受教育的途徑主要有三。第一是入太學；第二是從師學經；第三是經術家傳。王吉入太學的可能性極小，因爲當時太學生出身的不會派到郡國中當小吏。王吉之所以能明經多半是出於第二及第三途徑。究竟他有沒有從

(註一) 刋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刋第三十五本。

師，我們已不可考，但家傳的可能性最大，因爲若從經學大師學經，正史可能記上一筆，而家傳常被視爲當然，除非有特別的必要，正史不特別注明，但是這僅可作爲推測而已。王駿的經學確實是乃父吉所傳授，「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因此我們可以假定自王吉以後，王氏已有世世承襲的家學家風，東漢時王遵、王訢、王音、王誼、王叡、王典、王融等記載不詳，魏晉時的王祥曾受命爲太學的三老，「祥南面幾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王吉沉浮宦海，歷盡風波，坐昌邑王之罪髡爲城旦，終於諫議大夫；乃子駿因受吉之經學，「舉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議大夫」。王駿歷趙國內史、幽州刺史、司隸校尉、京兆尹、御史大夫。「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河南太守、御史大夫、大司農、衞尉、左將軍、大司空，封扶平侯」。

從前漢書王吉傳中的記載，及上述之分析，我們對瑯琊王氏的早期有下列幾點認識：

第一：形成士族有三大主要途徑。一是經過政治主要途徑，即由於參與新政權的建立或輔助新君的登基，或由於皇帝的寵倖，或由於外戚等因素而居官位，其後並能保持若干代官宦的家族。一是經過文化途徑，即由於經傳、法律、曆法等學問的精通，藉此入仕而能若干代官宦的家族。一是經過經濟途徑，即憑藉經濟的力量，或由大地主、或由巨商大賈入仕，而能若干代官宦的家族(註一)。西漢時的瑯琊王氏，顯然是經過文化途徑而演變成爲士族者。

第二：正因爲王氏是經過文化途徑演變而成的士族，因此王氏從開始便具有若干文化人的特質，除上述注意子弟的培養而發展成家學外，由於服膺儒家的經典，在做事方面灌注有儒家的精神，例如王吉爲昌邑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衎衎之間哉？」宣帝時，吉爲諫議大夫，嘗奏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

(註一) 參見拙著「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p. 48.

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前漢書卷七十二本傳)。在做人方面則以儒家最强調的禮作爲行爲規範，王吉以友聞名，王祥以孝聞名，正是王氏這類經過文化途徑而發展成士族的特質。其源見於王吉。

第三：漢書云：「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這種現象，若列表說明，則更易找出其中道理。

世　系	姓　名	才　學	出　身	最　高　官
Ⅰ	王　吉	兼通五經	先爲郡吏，舉孝廉拜郎	諫議大夫
Ⅱ	王　駿	吉授駿經	舉孝廉爲郎左曹	御史大夫
Ⅲ	王　崇	材器名稱，不及乃父	以父任爲郎	大司空

才學是前代爲佳，官位則後代爲高，其關鍵在於入仕之難易，王吉入仕最難，王駿舉孝廉以後，陳咸及光祿勳匡衡交相推薦拜命，比乃父舉孝廉以後升遷得快，王崇入仕更易，以父蔭爲郎。才學品德是當時人所重視的任官條件，才學與品德是可以努力獲得的，但上述例子，似乎已發展着非由於才能而獲得高官的因素，也就是說「世資」因素已漸次重視了。西漢哀帝曾詔王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這正是士族發展的濫觴。

第四：嚴格地說，士族可有許多型態，有的擁有廣大的田地產，僕僮千餘，或牛羊谷量；有的是部落酋豪，占塢堡而自雄，同時又做官吏者；有的是依附朝廷的官僚。西漢時的瑯琊王氏是屬於官僚型的士族。據云：「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並沒有廣大的田地產，亦沒有龐大的地方勢力。

第五：王吉、王駿、王崇及東漢的王遵、王音而至王祥等，都是以中央官爲其主要事業，顯然地，自西漢以來，瑯琊王氏已是中央級的士族了。

第六：婚姻關係是研究家族社會地位的重要坐標，在非自由戀愛的社會中，門當戶對的觀念常常存在，相互婚嫁，至少表示兩家的社會地位相去不遠。王氏的婚嫁關係可得一例。卽：「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坐祝詛下獄，(王)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哀帝以崇爲不忠誠……」。從這件婚姻關係中，瑯琊王氏在西漢時似乎已晉升於高階層的社會地位之中。

乙、王氏政治地位之研究

兩漢是我國中古時期大士族的醞釀時代，許多大士族的源流皆可溯尋至東漢或西漢，正如上節分析，瑯琊王氏便是例子，但是，王氏在兩漢時期一直是細水長流型的發展，與當時政治社會中的士族相比較，王氏並不算强盛的士族。例如後漢書卷四十六鄧禹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漢耿弇家族亦非常興隆，後漢書卷四十九耿弇傳記載：「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又後漢書卷五十三竇融傳記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而後漢書卷六十四梁統傳亦云：「梁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二大將軍，其餘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到了東漢末年，袁氏楊氏是當時的名族。魏志卷六袁紹傳：「袁安爲漢司空，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由是勢傾天下」。後漢書卷四十八楊彪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觀乎瑯琊王氏在東漢時的人物，正史僅錄遵及音眕，而官位只是中大夫義鄉侯及大將軍掾而已。降至曹魏之際，才漸漸地由細水長流型而一變爲滔滔江水型的士族。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云：「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因此本文研究的重點，放在東漢以後王氏在政治社會種種現象之分析。

一個家族的興旺，應當指多方面的成就，因此亦應多元探討，本節從政治地位入手，一則因爲官品官職較易成爲科學分析的具體坐標，再則因爲政治地位一直被視爲判別社會地位的重要標準。

一、官位之統計

爲了統計運用便利，我們須假定王氏某一代作爲我們研究本文的第一代，最理想的是採取連續不斷的世系的最早的一代，王祥之祖王仁最合於這一條件。王仁之前，系數不明，王仁之後，代代相襲。但是，王祥之祖有二種不同的說法。新唐書卷七十二中宰相世系表說：「吉生駿，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大司空扶風侯。生遵，後漢中大夫義鄉侯。生二子眕音，大將軍掾。四子誼叡典融，融生祥覽」。而晉書卷

三十三王祥傳說：「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王祥之父融，兩書之說相同，固無疑問。祖父究竟是誰？按前漢書卷七十二王吉傳記載，王吉、王駿、王崇皆前漢時人；王祥係曹魏西晉時人；在王崇與王祥之間，亦即整個後漢二百十幾年之中，新唐書只記載王遵、王音、王融三代，殆不可能，其間必定漏列了若干代，而王仁亦可能是漏列者之一。因此承認王仁爲王祥之祖，似較合理。故本文以王仁第一代，王融爲第二代，王祥爲第三代……。從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新舊書、舊唐書、南史、北史、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大量墓志銘搨本中，共找到瑯琊王氏後裔凡676人。尋其脈絡，追其世系，一一加以整理歸類，自漢末至唐亡，歷七百十年，得二十三世，茲依各人最高品製成「瑯琊王氏各代官品統計表」。爲了易於明瞭王氏各代活動於何朝何代？又製「瑯琊王氏各代主要活動之時間幅度表」，作爲本文研究之基礎。瑯琊王氏之世系雖可以排列至第二十三代，但王氏活動事蹟的記載，只有魏晉南北朝時較爲詳細。隋唐之際，因王氏官位微減，正史中很少發現他們的詳細動態，上表自第十三代以下（第十三代亦有一部份王氏進入隋唐時期），皆屬隋唐時期，主要的資料來源，是出於新唐書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及現存之墓志銘，只有人名官職及世系，而無實際活動現象。故本文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即第一代至第十二代外加部分第十三代）的王氏人物作爲一個研究單元，並視爲重點之所在，隋唐部分則隨資料之多寡，略加討論。

瑯琊王氏各代官品統計表

世系＼官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合計	不仕	總計
1				1						1		1
2											1	1
3	1		1	1						3		3
4			2	1	4	4	1			12	3	15
5	5		3	2	2	1				13	4	17
6			9	2	6		2	3		22	4	26
7	1	1	6	1	8		2	1		20	6	26
8	1	2	16	2	6	2				29	4	33
9		1	14	3	4	1	4			27	3	30
10		3	14	2	6	3	1	1		30	10	40

11	1	1	9	1	7	4	1			24	9	33
12	1	6	11	1	10	1				30	6	36
13		4	4	6	6	3	4	1	2	30	4	34
14		1	2	4	6	2	6	7		28	4	32
15			3	7	2	7	12	13	3	47	7	54
16				8	2	4	8	5	12	39	25	64
17			1	7	3	1	2	5	5	24	32	56
18			3	6	6	2	8	5	6	36	30	66
19			1	2		1	4	5	7	20	33	53
20				3	3	1	3	1	1	12	19	31
21					1	1	1	3	1	7	4	11
22								1		1	6	7
23				1					3	4	3	7
合計	10	19	99	60	82	38	60	51	40	459	217	676
百分比												

瑯琊王氏各代主要活動之時間幅度對照表

世系	活動之朝代及建元年號	代表人物
1	漢獻帝建安——曹魏文帝景初	仁
2	曹魏	融
3	曹魏齊王芳正始——西晉武帝太熙	祥、覽
4	西晉	裁
5	西晉惠帝永熙——東晉成帝咸康	敦、導
6	東晉元帝建武——東晉海西公奕太和	治、羲之
7	東晉穆帝永和——東晉武帝太元	珣、珉
8	東晉安帝隆安——宋文帝元嘉	弘、曇首
9	宋	景文、僧虔
10	宋世祖孝建——南齊	儉、志
11	南齊——梁武帝中大通	亮、暕、肅
12	梁——陳	冲、詡、猛
13	陳——唐高祖武德	褒、胄、寬
14	隋——唐太宗貞觀	裔、德素、儆
15	隋煬帝大業——唐高宗宏道	引讓
16	唐高宗永徽——唐玄宗開元	方泰、同皎
17	唐中宗文明——唐玄宗天寶	縣、景、鴻
18	唐中宗神龍——唐代宗大歷	志悌、訓
19	唐玄宗開元——唐德宗貞元	治
20	唐肅宗至德——唐穆宗長慶	敬元
21	唐德宗建中——唐武宗會昌	鐵師、甫
22	唐順宗永貞——唐懿宗咸通	搏
23	唐敬宗寶慶——唐亡	倜

二、起家官職與官品之研究

研究政治地位首先需注意出發點平等與否？如果不平等，其不平等的程度如何？當時一個人最初就任的官職，專稱爲「起家官」，初次任官有許多專用名稱，如：「起家」「釋褐」「解褐」「解巾」「初任」「初拜」等。依當時所實行的九品官人法，起家官需與中正官對該人的品評相符合，即中正評品高者起家官亦較高之意。由於大士族力量强大，控制了選舉機構（參見拙著：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大士族子弟，中正評品極佳，因此起家官亦極高。瑯琊王氏當然是大士族，其起家官分析於下：

六品官起家者有：

以秘書郎起家者得：瑒、固、質、勵、通、冲、訓、錫、儉、褒、規、承、泰、寂、儉、慈、績、僧虔、恢之、誕、謐、羲之等二十二人。

以駙馬都尉起家者：暕、亮、瑩、志、琨、靚、敦等七人。

以騎都尉起家者得：肇、珉。

七品官起家者：

以著作佐郎起家者：長玄、秀之、彪之。

以王國常侍起家者：晏、遜之、淮之、敬弘。

以嗣王三品將軍參軍起家者：琳、筠、峻、鎮之、僧達、弘。

以一品將軍參軍起家者：惠、球、徽之。

以司徒祭酒起家者：徽。

以州別駕起家者有：祥。

以太子舍人起家者：衍。

八品官起家者：

以一品官掾起家者：戎、珣、曇首。

以三品將軍參軍起家者：韶之、協。

以三品將軍主簿起家者：份。

以州祭酒起家者有：智深。

以州主簿起家者有：獻之、華、思遠。

以侍講東宮起家者有悅，應本郡之召者有覽。而王氏舉秀才者共發現三起，即王祥及南齊的琨及延之。其他因資料不全，不能一一查出。

由上列各種起家事例中得知王氏最高可以六品官起家，最低亦可以八品官起家，而以六品及七品起家爲常態。王氏無以九品官起家者，這點可解釋「瑯琊王氏各代官品統計表」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無九品官之原因。

隋朝瑯琊王氏似以第九品起家，例如：

唐貝州臨清縣令王宏墓志銘（登記號13927；14234）記載：

宏釋褐隋謁者台散從郎（九品），從班例也。

唐開封右尉令王仁則墓志銘（登記號14188）記載：

王仁則解褐王府典籤（九品）。（按仁則起家在隋朝）

唐通泉金城二縣令王素墓志銘（登記號05238）記載：

王素起家（隋朝）州都督府典籤（九品）。

唐朝瑯琊王氏起家事蹟見諸記載者有：

唐武榮州南安縣令王基墓志銘（登記號13473；14024）：

王基弱冠明經擢第，補州參軍（六品）。

唐雅州名山縣尉王大義墓志銘（登記號13862）：

弱冠以永徽三年明經擢第，拜縣主簿（九品）。

唐南陽郡臨湍縣尉王志悌墓志銘（登記號01553；05962）：

判入甲科，授相州成安縣尉（九品）。

唐右翊衞清廟臺齋郎天官常選王豫（登記號13392）：

年二十一門調宿衞，州舉孝廉，補清廟臺齋郎（九品）。

唐行京兆府涇陽主簿王郊墓志銘（登記號07762）：

自弘文館明經，授弘農尉（九品）。

唐吏部常選王元墓志銘（登記號12964；13578）：

始以門蔭宿衞，續以戶選奉銓衡（即吏部常選，九品）。

唐朝散大夫譙郡司馬王秦客墓志銘（登記號13789）：

以門蔭補太廟齋郎，解褐授左清率府胄曹參軍（九品）。

唐衢州司馬王善通墓志銘（登記號13762）：

敕授州參軍（九品）。

唐王虔暢墓志銘（登記號08877）：

釋褐縣尉（九品）。

唐彬州司士參軍王公度墓志銘（登記號13585）：

弱冠調補州參軍（九品）。

唐襄州襄陽尉同州馮翊縣丞王鴻墓志銘（登記號13210；14174）：

初任縣尉。

唐忠孝王府文學王固已墓志銘（登記號01539）：

解褐滑州衞南尉（九品）。

從上列十二個例子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的。第一：皆以九品官起家，似乎像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六七品起家的現象，已不復存在，我們最低限度可以說唐朝王氏以九品起家爲常態。第二：沒有發現以流外官起家者，顯示在唐朝王氏仍然保持其士族地位。第三：十二個例子中有五個是經由「明經擢第」「判入甲科」「自弘文館明經」等方式入仕，這是一種以才華任官的途徑，這種途徑是允許任何階級競爭，也就是說唐朝王氏已不能全靠門資，亦須與他人平等求進了。這與整個魏晉南北朝時間只有三個王氏以舉孝廉出身相比較，其中變化甚鉅。第四：仍有以門資入仕者，但這種現象似乎並不普遍，且以門資入仕者皆需經過一段實習時期，如「門調宿衞」「以門蔭宿衞」「以門蔭補太廟齋郎，解褐授左清率府胄曹參軍」。這亦表示王氏在唐朝仍有相當的地位。無論如何，王氏起家官位，在唐朝遠不如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升遷速度之研究

魏晉南北朝期間（即第1—13代），約有五分之一的王氏不見拜任何官職，對於研究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而言，這些未拜任何官職者，其重要性一如拜官者，爲何大部份的王氏皆任官而這小部份不居官？其原因何在？都是值得推敲的問題，但是這些未任官職的王氏，歷史書上的記載語焉不詳，不能完全地找出其客觀及主觀的因素，僅能就可得的記載分析之。王氏未任官職的原因，首推「早卒」，如王祥的三個兒子芬、烈、夏，皆夭折，若他們能够達到弱冠之齡，相信以王祥官居太保的身份，任官

極其可能。其他如王裁之子卽王導之弟王顗。王羲之之子王玄之。王僧祐之孫卽王藉之子王碧。王羅雲之子王思玄等，皆因早卒而未仕。第二個原因是父兄謀逆。如南齊書卷四十九王奐傳云：王奐叛逆，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搆，奐敗，彪被誅，彪弟爽亦卒，而奐弟佃雖得保留性命，但終身廢於家。第三原因是品德不良，如宋書卷六十三云：王宣侯子王長，襲嗣，坐罵母奪爵，其後不見仕宦。第四原因是庶出，如南齊書卷三十二云：王薈子王懌，不慧，侍婢生，未仕。又如晉書卷四十三王戎傳云：「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愷子爲嗣。晉書斠注引五禮通考一百四十六曰：有子立嗣，似屬創見，然繼體祖宗事關重大，子出微賤而猥以承祧，是不敬其先人也。」一般而論，庶子不慧並不得乃父喜愛者才不仕。第五原因是襲爵承嗣，但未任職。如晉書卷七十六云：王晞之承襲乃父王允之番禺縣侯，嗣卒。王肇之又承襲乃父王晞之之爵，嗣侯卒。其他如宋書卷八十五，王絢之子王婧。宋書卷四十二，王錫之子王僧亮。宋書卷六十三，王定侯之子王終等，皆是。第六原因是自己拒絕徵詔不仕。如南史卷二十四王素傳云：「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蚊，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蚊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王素祖王泰之，曾祖王望之皆不仕」。其他原因不詳者有：王會之子王邃、王廙之子王藉之、王廙之孫王承之、王允之之子王仲之、王晏之之子王崐之、王崐之之子王陋之、王羅雲之子王思徵、王敬弘之孫王閎之、王倫之之子王昕、王峻之子王玩、王錫之子王泛及王湜、王泰之子王廓及王祁、王翼之之子王法興、王曄之之子王昺等。但依事實而論，王氏未宦之最大原因厥爲未能及既冠之年而早卒。除早卒以外，襲嗣承爵而未任職者，亦有例子多起。其餘如父兄謀逆、品德不良、庶出爲乃父不喜、拒徵不仕等原因，比較少見，似乎是特例。

王氏未見拜命第九品官職，因王氏起家最低者拜第八品，上節已有細論。

第八品、第七品、第六品，是王氏起家的官品，故將六、七、八品合而論之。研究的主旨是：如何升達？升遷之速度如何？未能再上升之原因何在？

止於第八品者共有五人，其中一人被害而亡，其他四人的年歲及死因不清，但顯然這五人皆起家卽拜第八品者。

止於第七品者共有九人，其中丞相祭酒王敞、元帝撫軍參軍王協、平西長史王羅雲三人早卒，其餘六人的年壽及死因不詳。從資料中顯示，似乎這些第七品者並非由第八品上升而來，可能皆起家即拜第七品官。九人之中只有一人曾經平級轉遷，即王偉之曾由烏程令（七品）遷爲本國郎中令（七品）。

止於第六品者共有十六人，其中三人因早卒，另三人被殺或賜死，另一人卒年二十九歲，一人卒年六十三歲，其餘八人年歲及死因不詳。十六人之中，十三人起家即拜第六品官，其餘五人由第七品升至第六品。

王孚　海鹽令(七品)→司徒記室參軍(六品)。

王徽　司徒祭酒(七品)→司徒主簿(七品)→始興王後軍功曹記室參軍(七品)→太子中庶人(六品)→始興王友(六品)。

王弘之　瑯琊王中軍參軍(七品)→司徒主簿(七品)→烏程令(七品)→衞軍參軍(七品)→南蠻長史(六品)→右軍司馬(六品)。

王弘之轉遷最多，這是一個特例，因爲他是一位高士，很早就脫離官海，故最高品只達第六品，卒年六十三。研究六品以下而升至第六品之速度問題，不但要注意到以上由第七品升至第六品而止於第六品的五個例子，且要兼顧到升至第六品而又再上遷的人們在其上升至第六品時的速度。一般而論，王氏以七品起家者多於以八品起家，以六品起家者又多於以七品起家(詳見上節之分析)，起家六品而止於六品者暫且勿論，七品八品起家者大多數經過二至三遷便升至第六品。上列王徽似乎是一個較爲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七品這一階級上經過三遷而升至第六品，他卒年是二十九歲，死在始興王友任上，因此我們可以推定王氏若從第八或第七品起家者，至遲在三十歲以前便可升達第六品官。

在魏晉南北朝之際，王氏曾任第六、七、八品這些階官職者共有二百零六人，能够跳出第六品而進入第五品者有一百七十六人，透過這一階的比率達85%，只有15%滯留在六、七、八品。爲何這15%不能上升至第五品呢？我們沒有積極的資料，在此只能作邏輯上的推論。滯留未升的15%共有人數三十。已知被害而死者四人，另一人年壽六十三，因此餘下二十五人，這二十五人占王氏總人數二百五十八人的10%弱。我們若推定二十幾時死去王氏總人數的10%，亦甚合理。因此這二十五個未能再上升

的王氏們，我們假定其最大的原因是年壽不永（事實上二十五人中已知七人記載是早卒）。

止於五品者共有五十九人。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下，第五品已漸次重要；中央官如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吏部郎、尚書左右丞、太子中庶子、散騎侍郎等，地方官如單車刺史、太守等皆屬第五品。除宗室以外，一般士族沒有以第五品起家者，所以第五品皆由低品升至。就王氏而言，第五品如何升達？其比不能升達第五品的其他王氏有何特點？升遷路線與速度如何？再者，這些止於第五品者爲何不能再向上爬一層，其原因安在？自第六品升至第五品早遲幅度較大，一個起家即拜六品的王氏，若一帆風順，可能不久便上遷第五品，則其年歲可能只有二十左右，如王錫：年十二爲國子生，年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六品)→太子舍人(六品)→中書侍郎(五品)→黃門侍郎(五品)→吏部郎(五品)。卒於吏部郎任內，年二十四，則當其初升至第五品時，其年齡約僅二十歲左右。一般而論，王氏自二十歲弱冠之年起家，由第八品（大多數由七品或六品）幾經升遷，在三十歲以前，若無特殊事故，或年壽不永，皆能升至第五品官。另一方面有一種現象，即第五品官的最大年齡除王僧達四十五歲以外，似乎皆未過四十，如第五品官的王錫卒於三十六、王融卒於二十七、王悅先乃父王導而卒，亦必四十以內，王絢終於秘書丞，宋書稱其早卒；王徽之居黃門侍郎，年壽短。

五品官皆由六品升達，固無疑問，一般而論，王氏在第六品上同級遷官者通常僅二三遷而已，即王氏自六品升五品的速度與自七品升六品的速度相似，五品以下同級累遷而滯留不升的現象甚少，但一旦升至五品官時，就常出現在第五品這一階級上屢次轉移職務。如：

王琳　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將軍建安王府法曹參軍(七品)→司徒東閣祭酒(七品)→南平王文學(六品)→中書侍郎(五品)→衞將軍長史(五品)→明威將軍東陽太守(五品)→司徒左長史(五品)。

王錫　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侍郎(六品)→中書侍郎(五品)→太子左衞率(五品)→江夏內史(五品)。

王僧　補國子生，對策高第，除兼秘書郎(六品)→尚書郎(六品)→太子中庶人(五品)→建安太守(五品)→威武將軍始興內史(五品)→黃門侍郎(五品)

→戎昭將軍尚書左丞(五品)→太子中庶子(五品)。

這種現象有兩種含義。其一：表示自五品升四品的速度比六品升五品爲慢。其二：在第五品這一階內多遷，是必增長其升四品的年歲，而使年壽不够長者自然淘汰。

魏晉南北朝之際，王氏做過第五品官者共一百七十六人，其中一百一十七人更上一層樓，占66.6%，只有三分之一止於五品，年壽仍然是最大原因，因爲升至四品或三品需要更長的時間。另有一個理由支持這一種說法，即當時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黃門侍郎、中書侍郎等皆是「清要官」，不但升遷只是時間問題，而且常常可以超遷，卒於這幾種清要官者若天假年壽，再升一二級當無問題，而卒於這些官的王氏甚多。如卒於黃門侍郎者有：王融、王僧祐、王茂璋、王粹、王彭之、王徽之、王祥(父筠)、王攸。卒於司徒左長史者有：王廙、王靜之。卒於中書侍郎者有：王耆之、王悅。卒於吏部郎者如王錫。

第四品的官職除御史中丞及都水使者以外，都是些四品將軍，這些將軍大多是將軍號的加官而已，其實際職多是第五品；如寧朔將軍晉安太守，太守屬第五品，爲了提高其品位，加以第四品將軍號寧朔將軍，於是乎這位太守便屬第四品了，而實際上仍然是做第五品太守之職。即以御史中丞及都水使者而言，其品位雖屬第四品，但有時其政治地位還不如第五品的司徒左長史及吏部郎，御史中丞有發現上遷第五品司徒左長史，而司徒左長史亦有不經第四品的任何官職超遷第三品者。所以第四品的官職大都含有濃厚的過渡性，又因第四品的官職很少，卒於此階者魏晉南北朝時只得十二例，資料不全，然而以第五品官的分析適用於第四品，似乎不會與事實相差太遠。

第三品的官職已非常重要，包括中央政治的決策人物。如門下省的侍中；尚書省的尚書令、尚書僕射、列曹尚書；中書省的中書監令。武官如諸征鎮安平將軍、中領中護軍。瑯琊王氏在魏晉南北朝期間曾經居五品者共得一百七十六人，其中有一百零五人能够跳出第四五品而至第三品，占三分之二弱。大部份皆可升至第三品，據上段分析不能升達三品者的最大原因仍然是足够的年壽。然則升達第三品時需達幾歲呢？早晚隨各人不同，其平均年齡研究於下；卒於第三品而有年歲記載者，凡三十二人，我們且從其卒年與在第三品這一階平行遷官的次數而推論其初任第三品的年歲。

卒時年歲	人數	百分比	三品官平行遷職次數
30～39歲	5人	15%	1～2遷
40～49	10	30%	2～3
50～59	9	28%	3～4
60～69	7	21%	3～11
70～79	2	6%	3～8

40～49歲卒於第三品，且曾經過2～3遷者，我們推論其初任第三品時在40歲以內。以此得王氏初拜三品的年歲得：

～39歲拜三品者占		45%
40～49	〃	45%
50～	〃	10%

上列曾經說王氏能否升至第三品是年壽問題，即王氏若有足够的年壽，最後必可升達第三品之謂也，如果 30～40 歲沒有升達三品，40～50 很有希望爬上這級，如果在40～50仍然沒有升達三品，則除非此人是高士或特殊事由，必可在50歲以後遷升至第三品。但是我們必須注意一件事實，升達三品有的早在三十歲以前，有的在五十歲以後，其時間早晚之幅度達二十幾年，關於升至三品孰早孰晚却是依據「才」「資」爲其條件。所謂「才」是當時人所認爲的才；所謂「資」者，因王氏是大士族，分枝分房很多，房與房之間的資蔭亦有高低之分。例如在三十歲以前升達三品者有王儉、王訓（儉之孫），這兩人是各房之中最貴的一枝，其世系爲：

導——洽——珣——曇首——僧綽——儉——暕——訓

丞相（一品）　中書令（三品）　衞將軍（二品）　侍中（三品）　侍中（三品）　侍中（三品）　尚書左僕射（三品）　侍中（三品）

王訓在二十六歲以前即拜三品，梁書卷二十一本傳對其才資的敍述如下：

> 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射策高第……俄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疲終於位，時年二十六。

第一品及第二品官職於其說有實質上的意義毋寧說是一種榮譽地位。一品官是指列公及開府儀同三司驃騎車騎大將軍等，蓋自魏晉以降，三公無權，實際權力在三省長官手中（皆三品官），列公只是德高望重的大臣，開府儀同三司是文散，車騎驃騎大將軍大半是武散。二品官是包括三品官冠以「特進」字銜，武官則驃騎車騎將軍、諸大將軍及諸持節都督者。凡此只是階級增高，與三品比較並沒有實質上的變更。一品二品這種榮譽，當時人似乎亦很重視，不輕易授與，例如魏晉南北朝之際，王氏曾任三品官者達一百零五人，但是能够升至一二品者（一品十人；二品十人），僅二十人，只占19%而已，絕大部份沒有獲得這項榮譽。且將一品及二品官列舉於下：

王祥　司空、太尉、司徒。　年七十餘。

王敦　丞相、大將軍。　年五十六。

王導　丞相、司徒、太傅。　年六十餘。

王戎　司徒。　年七十二。

王衍　司空、司徒。　年五十六。

王謐　司徒。　年四十八。

王弘　司徒、太保。　年五十四。

王含　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　年五十餘。

王肅　（北魏）使持節都督車騎將軍刺史開府儀同三司。　年三十八。

王敬弘　特進尚書令。　年八十。

王僧朗　特進侍中。

王僧虔　特進左光祿大夫。　年六十。

王份　特進左光祿大夫。　年七十九。

王冲　特進光祿大夫。　年七十六。

王通　特進光祿大夫。　年七十二。

王猛　鎮南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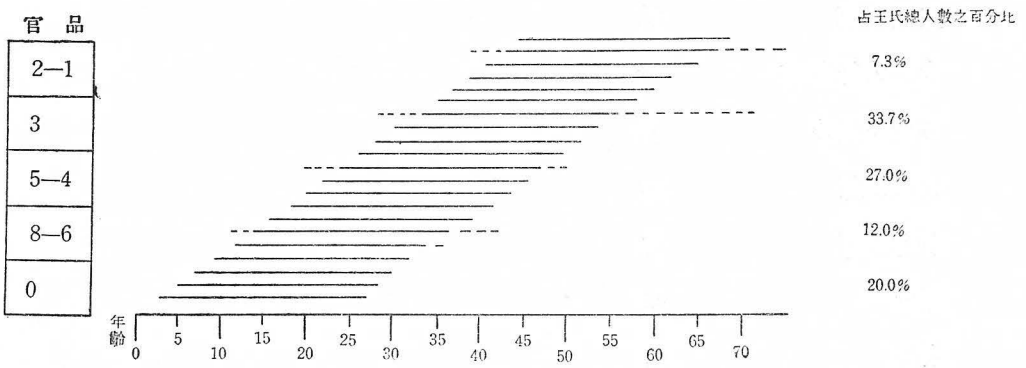
王曇　驃騎將軍。

王珣　衞將軍。　年五十二。

王延之　使持節都督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年六十四。

其中王肅北奔被魏主特別寵愛，年三十餘卽登一品官外；王謐初任司徒則係由桓玄稱帝時所命。除此二人以外，其餘一二品者皆年五六十歲。早期的人物如王敦、王導等以功業晉級外，似乎以德望人才升至一二品者爲多。總之，王氏升至一二品時才有若干選擇性。

上列各段提及年壽對王氏官宦升遷之重要性，且綜合列表如下：（魏晉南北朝時期）。



上述强調年壽與升遷之關係，並非完全不重視才華因素，王氏自始便是以學業承襲的家族，對家族成員的每一個人的學業皆有某些標準，王氏的學業水準似乎很得當時人的信心（詳細討論見下節），再加以崇高的門資，於是乎就造成上述年壽與官品升遷有密切關係的現象。

隋唐時期的升遷資料極端缺乏，無法作系統研究。但是有一點可作肯定者，卽依據「瑯琊王氏各代官品統計表」所示，王氏在隋唐的政治地位已遠不如前，因此上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升遷速度之研究，不適用於隋唐時期。

四、擔任官職之分析

魏晉南北朝時，王氏所擔任官職統計如下：

司徒	5
侍中	43
尙書令	3
尙書僕射	14
中書監	4

中書令	10
列曹尚書	35
光祿大夫	16
散騎常侍	16
列卿	25
秘書監	5
三品將軍	31
太子太師詹事	9
司徒左長史	19
黃門侍郎	34
中書侍郎	24
刺史	41
太守	81

丙、王氏在政治社會中的動態

一、王氏政治行爲之分析

魏晉南北朝期間，王氏們的政治行爲大致可以分爲三大類型：

第一類是無爲型。其代表人物有王戎、王衍。試以此二人爲例，從其對政治上各種觀點及作風諸方面看這一類型的具體行爲。

a、王戎。

晉書卷四十三王戎傳記載：

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

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厠得不及禍。

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

晉書給他的評論最能表現出其政治行爲，云：戎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爲吏部尚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b、王衍。王戎之從弟，其風格與戎極相似。

晉書卷四十三王衍傳記載：

（王衍爲尚書令時）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測，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義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

及東海王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帝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

第二類是積極型。有抱負有才能的人物，對現實政局採取積極的態度，有的失敗，有的成功，我們且不論其成功與失敗，其積極則一也，當西晉末葉，王氏在兩個積極型的代表人物，卽王導與王敦。

a、王導。

王導處理當時局面，頗有開創的氣魄。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云：

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晉元帝），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鎭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

建立東晉之初，王導又有一連串的新猷，他樹立了南朝規模，他的政策一直被南朝遵

循着，簡述其重要作風如下：

(1) 收攬士著民心，任用吳郡賢才，使新政府能在南方生根，採取恩威並用的手段。

晉書云：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伏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

(2) 安慰流亡人士，並選用其賢才。

王導傳云：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

(3) 規勸君主。王導傳云：

每勸帝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其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

(4) 勉勵士大夫積極爲國。王導傳云：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帶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

(5) 提倡教育。

於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

(6) 安定王儲。

初帝愛瑯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

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

(7) 協調大臣。

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亮字）休慼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閒遂息。

又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含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

上列若干項王導的政治措施，與古今任何宰輔比較毫無遜色。更值得注意者，這種種措施，皆基於儒家的政治理論。王導的作風被南朝士族子弟們所效法，雖然模仿他的人只學到一部份，且在實行時遠不如王導積極，但王導似乎已替士族子弟們樹立了一種政治行爲的典範。

b、王敦。

對於州郡的控制，地方勢力的鏟平，王敦的貢獻不亞於從弟王導。例如元帝初鎮江東之時，悉賴王敦武力支持。王敦是另一方面的積極行爲代表人物。

第三類是因循型。這類人的政治行爲是兢兢業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隨波逐流，憂讒畏譏，但並非完全不做一點事情，有時做一點，大部份時間皆蕭規曹隨，因循不變。如晉書卷三十三王祥傳中的王祥是代表人物之一。

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征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王祥比王戎輩無爲作風而言，要積極些，但其積極程度亦達此而已。王祥傳又云：

爲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亦參與定策。轉司隸校尉，亦曾從討征毋丘儉。

祥爲三老，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而及晉受禪，頃之拜（祥）司空，轉太尉。

王祥臨卒時對其子孫的一段話，可作爲最佳的自我抽述：

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

因循人物在南朝末期被王氏們發揮至極，形成一種爲人處事的典型，試舉數例。

陳書卷十七王冲傳：

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之譽，久而見思。

陳書卷十七王邁傳：

爲政清簡，吏民便安之。

陳書卷二十一王固傳：

以固清靜。

陳書卷二十三王瑒傳：

除吏部尚書，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

政治行爲的分類，是一件不容易之事，因循型與無爲型之間之明確標準爲何？積極型與因循型是否毫無重叠之處？這種種問題都無法得到完整的答案。同時政治行爲是否只能分爲這三類，亦頗值得商榷。本文這種分類是將就資料的分法。且將魏晉南北朝在政壇上主要人物依上列三種類型歸類列表於下：

王氏政治行爲分類表（魏晉南北朝時期，即自第一代至第十三代）

世系	積極型	因循型	無爲型
第1代			
第2代			
第3代		祥、覽	
第4代			
第5代	敦、導、含、廙	舒、彬	戎、衍、澄
第6代	恬、允之、彪之	洽、劭、會、瑜、羲之、胡之、翹之	
第7代		混、珣、珉、謐、恢、獻之	徽之、凝之
第8代		弘、虞、柳、瑤、曇首、朗、練、球、智、僧朗 華、琨、敬弘、鎮之、訥之	惠
第9代		僧達、猷、遠、僧綽、僧虔、景文、翼之、普曜 準之、韶之	
第10代		懋、僧衍、曇、儉、慈、志、絢、縝之、蘊、份 瓚之、昇之、晏、淡、思遠、奐、暕、泰	
第11代		瑩、亮、霽、筠、融、延之、秀之	
第12代		冲、褒、銓、通、勱、質、固、峻、訓、錫、承	
第13代		瑒、瑜、寬	

表中有二點值得注意。其一：前三代因記載不詳，第五代及第六代時三種類型皆有有名人物出現。其二：因循型者逐代增加。討論於下：

上列粗分的三種政治行爲類型，也可視爲王氏對現實社會的三種反應，作風雖有不同，其基本心理則一也，卽保持家族的生存與地位。當永嘉亂起，正值王氏第五及第六代出現於歷史舞臺，面臨如此複雜巨大的變局，很容易產生各種不同的應變方法。有人認爲採取消極態度做人處事可免許多爭執，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心理產生，於是乎老莊思想最吻合於這些人的思想，他們認爲「無爲」是保家保身的萬靈丹。例如，「當鍾重伐蜀，過與(王)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之難，保之難也。」又「當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王)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及戎主持選舉時，與時沉浮，戶調門選而已」。很容易看出他的無爲保家思想。又王戎雖知族弟王敦有高才，但反對他的積極作風，認爲是招禍之因，故「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另一位主張無爲的王衍，曾有狡兎三窟的設計，由此可見這類無爲型的人物，其政治行爲是無爲，其心理乃是因爲保家。另一類型者認爲國家危難之秋，得積極匡正才能保國保家，若說王導完全出於愛護司馬睿之心，毋寧說王導欲保家而以瑯琊王司馬睿做個招牌，這不但是王導一個人的想，當時大部份僑姓及吳姓士族們的一般想法。而王敦的政治行爲積極之至，但是他的心理基礎可由他病倒時的一段話中得到若干啓示。「鐵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第三種人介於無爲型與積極型之間，採取中庸之道，因循故事，不急不緩，如王祥、王覽。這三種類型的人，在永嘉之亂以後皆得到充分的實驗，其結果是主張無爲作風者因爲完全失去政府設官治事之基本原則，這種人居位是敗事有餘而成事不足，王衍之死便表示無爲型的政治行爲的完全失敗，而時人亦漸以「浮華」稱之，遭人唾棄，故自戎、衍以後眞正在政治上採取無爲者漸少。積極型的人物對國家有創造性的貢獻，但是在權力鬪爭之下，一旦走上了「螺旋進程」之途(註一)，可能會騎虎難下，如王敦是也，王敦給王氏家族之打擊至深且鉅，王氏幾乎族滅。卽以王導而論，亦曾遭元帝及他人

(註一) 參見朱堅章著：「歷代篡弒之研究」第五章篡弒的動機——權力與自保。

之忌，故王導在其晚年亦以「清靜」聞。經過這些實驗，因循型的政治行爲似乎最能保持家族的生存及政治社會地位的續繼，自東晉以後，王氏皆服膺這種作風。然而，因循作風的盛行是否因爲該家族活力之衰微，非現存資料所能證明。

二、王氏與軍旅

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王氏之行爲風格。依與軍旅接近之深淺，且分爲三類，即「活躍」「不活躍」「未涉」。將魏晉南北朝主要的王氏歸類於表中：

王氏參與軍旅分類表（魏晉南北朝時期）

世系	活躍	不活躍	未涉
第1代			
第2代			融
第3代			祥、覽
第4代	叉	彥、裁、渾	肇、馥、基、正、琛、愔
第5代	敦、含、舒、廙	導、彬、澄、衍	戎、俊、曠、梭、侃
第6代	恬、應、允之	治、薈、晏之、萬、徽	遐、悅、劭、羲之、玄、頤之、耆之、彭之彪之、翹之、胡之、會
第7代		珣、肅之、羨之、越之	混、珉、謐、穆、默、恢、歐、凝之、徽之獻之、操、茂、隨之、臨之
第8代		昶、曇首、華、楨之、琨	誕、弘、虞、柳、朗、練、球、智、僧朗、惠、敬弘、偉之、鎮之、弘之、納之
第9代		恢、欽、宣侯、準之、僧達、僧虔	偃、錫、深、猷、遠、微、僧議、僧綽、景文、楷、粹、翼之、恢之、韶之、普曜
第10代		僧祐、珪之、蠲、鎮之、奐	藻、懋、攸、僧亮、僧衍、道琰、瞻、儉、慈、志、楫絢、績、思遠、份、瓚之、昇之曄之、晏、翊、逡
第11代		延之、籍、德元	瑩、亮、茂璋、長玄、靈、暕泰、筠、融、深、琳、秀之、晃
第12代			冲、實、規、訓、承、穎、祥、詡、銓、錫僉、通、勔、質、固、峻
第13代			褒、寬、琮、瑒、瑜

上表所示，王氏參與軍事活動逐代減少。前幾代因記載不詳，且王氏並未至極盛時期。第五代是王氏軍事方面最活躍時期，王敦更爲突出，王含、王舒、王廙皆有積極的表現。第六代的王恬、王應、王允之雖不如王敦輩，但亦甚愛軍旅。自第六代以後，軍事方面活躍份子不復出現，至多只是些軍事參謀及一些不甚重要的軍職而已，且未涉軍涉者的數目遠過「不活躍」類。自第十一代以後，甚至「不活躍」者亦不見，

王氏似乎已完全退出了軍旅。涉及軍旅與否或有時勢因素，永嘉亂後誠然是用兵之時，但南朝政局變化奇大，且侯景之亂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不亞於西晉末年，而王氏第十二代第十三代（正值梁陳之際）却完全脫離了軍旅。因此應當着重於內在因素的分析。瑯琊王氏自西漢始便是一個以經業傳家的家族，本質上傾向於文才方面，此乃基本的心理傾向，但是當時文武之途並沒有截然分開，許多儒生都曾經將兵，王敦是一位文質彬彬的貴公子，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將才，謝安的淝水之戰，證明其軍事才華。王氏之所以逐代遠離軍旅，最重要的原因是軍功雖能帶來功績，但不能給家族幸福，自王敦反後，幸賴王導忠誠，王氏才免去族滅之禍，這個打擊對兢兢業業的王導教訓很大，從一個例子中可以看出王導的心理。晉書王導傳：

> （王導）長子悅，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次子恬，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

王氏一族居高官者三分之二皆王導之後裔，這種重文輕武的作風，可能已成爲王導的家訓矣！

三、王氏與社會價值觀念

在政治行爲方面王氏逐漸走因循路線，在軍事活動方面王氏又逐漸遠離軍，然則王氏如何能維持其政治地位呢？其所憑爲何物？最重要的原因是士族能適應當時的社會價值，甚或士族能掌握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念。

社會價值觀念的差異，會影響到取士的標準，這是歷代皆有的現象，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不例外。但是魏晉南北朝取士標準受社會價值觀念影響之巨大，是沒有任何朝代所能及的，這是因爲當時選舉制度申縮性過大所致。自曹魏文帝時吏部尚書創立了九品官人法以後，一直延用於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度在各州郡設立大小中正，評定管轄地區內人才爲九等。如文獻通考卷二十八云：

> 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地取本地人在諸府公卿及各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言行修，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德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評定人物之權歸於中正官，而最重要之點厥爲評定人物無具體固定的標準。雖然在晉武帝時曾詔令諸郡中正帶淹滯，其詔令中定下了六個標準。即一曰：忠恪匪躬。二

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很顯然地這六個標準都以品德爲主，且模棱非常，毫不具體。所以後世中正官所採用的選士標準，全以社會價值的觀念相吻合，社會上認爲某一行爲是好的，中正官便引爲取士的好條件，故一般做人的社會價值標準亦被認爲取士標準。社會價值觀念與取士標準最廣泛的結合，誰能掌握或適應社會價值觀念，誰便能合於任官標準。且看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念如何。

①品德重於一切。

重視品德本是任何社會之常態，但當時人對品德重視之程度，遠在一般社會之上。士族皆崇尚儒家學說，儒家對於品德方面的主張是仁義孝弟，而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們把「孝」「弟」實踐得極爲澈底，也唯有孝弟才被時人視爲品德的最高境界。魏晉南北朝正史裏這種記載多極了，因爲孝弟實行得不澈底而被中正官降品的例子亦屢見不鮮。即以瑯琊王氏而論，孝弟之例在當時社會中極爲稱著。如晉書卷三十三王祥傳：

> 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

王祥之弟王覽則以「弟」聞名。

> 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趁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

而王獻之王徽之兄弟求代死之一幕，亦非常感人。甚至如王氏中崇尚老莊最洒脫不羈的王戎，晉書卷四十三本傳中亦云：

> 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滀冲（戎字）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孝弟被當時人視爲品德之最上品，「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已成爲士族居喪的基本禮貌，而王氏之孝弟行爲似乎在當時扮演偶像角色。

②文才的重視。

這也是歷代皆重視的共同社會價值觀念。文才被認爲仕進的條件之一，如陳書卷三世祖紀天嘉元年詔：

> 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郎王暹，並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

宋臨川王劉義慶薦庾實表有云：

> 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實，秉眞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愛，毀瘠過禮。今罹父疚，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鄉黨，足以彰化率民，齊敎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鎭息頹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授，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

除孝弟以外，文才是被重視的。瑯琊王氏在這方面的造詣，可見諸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傳，僧虔孫筠與諸兒書論家世集，曰：

>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③重視禮法。

禮法是規範人與人之間行爲的準則，一個士族家庭之所以見重於世，原因固多，

但有優良的禮法是其重要條件之一。錢穆教授甚至說：禮法實與門第相始終，惟有禮法乃始有門第，若禮法破敗，則門第亦終難保。如陸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庾亮善談論，性好老莊，風格峻整，動由禮節。而王弘的禮法舉止，更成爲模倣的典型人物。宋書卷四十二王弘傳云：

> 王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

除了個人及家庭間的禮法以外，能通曉朝廷禮法者亦見重於世。南齊書卷二十三王儉傳云：

> 時大典（宋禪位於南齊）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

又宋書卷六十王淮之傳云：

> 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

④重視外貌與儀態。

這是一項較爲奇特的社會價值觀念，起源於漢末的品題人物，而一直沿襲至魏晉南北朝。如世說新語中篇賞譽篇對李膺的評價：

> 世目李元禮，稷稷如勁松下風。劉孝標注引李氏家傳，謂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

據錢穆的理論，認爲這是時人對品德的另一標準。(註一)

> 當時人喜把外面一切人事全擺開，專從其人所表現在其本身者作品目，因之事功德業有非所重，而其人之儀容舉止，言辭音吐，反多爲人注意。當時人觀念，似乎認爲一人之德性，可在其人之日常生活與其聲音儀容中表出，而一切之遭遇與作爲，則可存而不論。此種德性之表出，而成爲一固定之格調，時人謂是其人之標致，亦稱標格，或風標，或風格，或標度。猶之此後宋儒之愛言氣象，要之總是就其人之表現在自身者言。此種氣象與標致之表現在其人之自

(註一)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新亞學報五卷二期。

身者，亦卽是其人之品格與德性。而此種品格與德性，則實具一種動的潛力，使他人與之相接而引起一種仰欽欣羨之心，受其感染，羣相慕效，此乃其人人格一種內在影響力，此種潛力之發爲影響，在魏晉人則稱之爲風流。論語有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尙之風必偃。孟子云：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風流二字，大意本此。故知當時人之所謂人物風流，卽指其人之品格德性之修養可以形成爲一時風氣，爲人慕效。故風流卽是至德，至德始成風流。

「風流卽是至德」，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然而貌美風儀是當時社會所崇尙者，這點可有許許多多例子證實之。例如陳書卷二十三王瑒傳：

王瑒母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授散騎常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梁書卷二十一王峻傳：

峻少美風姿，善舉止。高祖甚悅其風采。出爲宣城太守。

王氏貌美風儀者不乏其人。而知名者有三十二人之多。

⑤清談及應對。

自魏晉崇尙老莊之風起，清談成爲上流社會重要的生活面之一，是社交的重要節目，同時亦爲表現才情的機會及較量學識（當時人喜談玄學）的場所。如世說新語載：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徹，四座咨嗟稱快。王亦以爲高，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又如：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尙在，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更

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梁書卷二十一王暕傳中記載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

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可見清談受上流社會之重視。王衍善於清談，其受人景仰之程度可由晉書本傳中見之：

衍既有盛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善於應對亦甚受重視。如梁書卷二十一王訓傳：

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

⑥重視藝術。

顏氏家訓雜藝篇記載分爲九類。一書法；二繪畫；三弓矢射藝；四卜筮；五算術；六醫方；七音樂琴瑟；八博戲與圍棋；九投壺與彈棋。其中以書法最受社會重視，而瑯琊王氏善書者計有二十九人，據王僧虔謂，王氏善書者居古今之半(註一)。

以上是當時社會上比較重視的社會價值。有時一人兼具上列數種的才情，如美貌風儀及善清談，或工書善屬文等，則在相互標榜的風氣之下而成爲「名士」。王氏子弟有名於當時者極多，計有五十七人。

被社會價值認爲好的，不但是好行爲好事物，並且被採用爲取士的積極條件。王氏能歷久不衰，與王氏家族的特性（其他士族亦有此特性，但王氏較爲典型）最與這些社會價值觀念接近。但是這種現象是因爲士族排握了社會價值觀念？抑或是士族適應社會價值觀念？則是一個極難分辨的問題。

(註一) 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傳。

丁、王氏盛衰之研究

西晉之際，時人把裴王二氏並稱，瑯琊王氏雖不是第一大族，但已是前數位的士族了。自東晉開始，垂南朝四期，王氏顯然是聲勢赫赫的第一號大族。這個士族綿延及盛貴之久，罕有其例，但是它必竟有盛有衰，其間變化之痕跡，則是本節討論之主旨。一個家族之盛衰，可由二方面研究之。其一是政治地位的盛衰；其二是社會地位的盛衰。雖然政治與社會地位的盛衰有着密切的關連，但如果能分開討論則更易收相輔相成的作用。

王氏政治暨社會地位盛衰統計表

項目 / 世系	上品	中品	下品	合計	不仕	總計	娶	嫁
1		1		1		1		
2					1	1		
3	2	1		3		3	華（高平）、朱（廬江）	
4	2	9	1	12	3	15	羊、任（樂安）	衞
5	8	5		13	4	17	○、裴、郭、曹（彭城）、劉（濟陰）	夏侯
6	9	8	5	22	4	26	謝、謝、周、周、荀、裴、夏侯、鄭	○、裴
7	8	9	3	20	6	26	謝、謝、謝、何、鄭、樂(南陽)、○	
8	19	10		29	4	33	○、桓、桓、袁	○、桓、殷
9	15	8	4	27	3	30	○、○、○、○、○、○、羊、何	○、○、○、何
10	17	11	2	30	10	40	○、○、○、○、○、謝、殷	○、謝、蔡
11	11	12	1	24	9	33	○、○、○、○、○、○、○	○、○、○、○、○、殷
12	18	12		30	9	36	○、○、○、袁	○、○、○
13	8	15	7	30	4	34	○、○	○、○
14	3	12	13	28	4	32		褚、張（南陽）
15	3	16	28	47	7	54	杜（京兆）、李（高平）	許（高陽）
16		14	25	39	25	64	○、蕭、段（雁門）	盧（范陽）
17	1	11	12	24	32	56	○、楊（弘農）、薛、薛（河東）	崔（清河）
18	3	14	19	36	30	66	○、○、李（隴西）	張（清河）
19	1	3	16	20	33	53	○	
20		7	5	12	19	31		
21		2	5	7	4	11		
22			1	1	6	7	韋（京兆）	湯華
23		1	3	4	3	7	范（順陽）	崔（博陵）、韋（京兆） 范（順湯）

附記：(一) 上品指第一至第三品。中品指第四至第六品。下品指第七至第九品。

(二) "○"符號表示與皇室通婚。

政治地位之盛衰可由官宦爲其座標。任官者多與官品高是二項主要的標準，而官品高似乎又比較重要性。從「瑯琊王氏各代官品統計表」中，將第一至第三品歸成一類，稱爲上品；將四至六品稱爲中品；七至九品稱爲下品。便很容易看出政治地位盛衰現象。第一代第二代沒有什麼特出；第三、四代已逐漸「起飛」；第五、六、七代每代皆有八至九人官居上品，另有八九名官拜中品，而入仕人數每代已超過二十人，這時正當西晉末年及東晉。第八、九、十、十一、十二代達到最盛狀況，每代皆有十五名居官上品，十名以上居官中品，而尤其第八代拜上品者竟至十九人之多，每代入仕人數亦晉至三十人左右，這正時東晉末期及宋齊梁陳時代。第十三代開始下降，第十三代的現象與第五、六、七代相似。第十四、第十五代每代有上品三人，中品十幾人，與第三第四代相似，這正值唐初之際。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代雖然上品人數僅只一至三人，但中品人數仍有每代十餘人，而每代入仕人數則有三十人左右，這正值中唐時期。第二十、二十一代已不見居上品者，而中品亦僅數人而已。第二十二、第二十三代幾乎只有幾人居下品而已，而入仕人數亦不過四人。顯然地，王氏政治地位的盛衰如拋物線一般，東晉南朝爲其頂峯，但其衰勢是緩慢的，這條拋物線的末端延長至唐亡。

社會地位的盛衰包含着當時人對王氏共同的看法，其盛衰是由許許多多心理因素決定，因此無法如同政治地位盛衰能有較明確的起伏線，而只能以相對的比較以判別之。本文用以比較的座標則是當時王氏的婚嫁關係。本文的基本假設是：如果二族互相通婚，則該二族的族望及社會地位相差不大。從婚嫁關係中發現；第三代王氏與高平薛氏及廬江朱氏爲婚，該二族在當時並非大士族。第四代王氏與泰山羊氏，樂安任氏及衞氏爲婚，除泰山羊氏爲大士族外，其他二族並不聞名於當時。顯然地第四代的社會地位比第三代有加焉。第五代有與皇室、裴氏、夏侯氏通婚，這皆是當時名族；又有與郭氏爲婚，郭氏乃賈后之親戚，而曹氏與卻氏則未知其社會地位之高低，總而言之，從王氏第五代的婚嫁關係看，視第四代有加焉，另一點值得注意者，卽自第五代始，往後每代皆有與皇室通婚者。第六代時，王氏之婚嫁皆屬當時大族，如與皇室通婚者一，與謝氏者二，與裴氏者二，與周氏者二，荀氏、夏侯氏、郤氏各一。第七代與第六代相似。第八代的婚嫁更爲盛美，計皇室二，桓氏三，袁氏、殷氏各一。

第九代至第十三代有大批的王氏與皇室爲婚，計有三十七起，除皇室以外有謝氏、何氏、殷氏、袁氏、蔡氏，社會地位之隆，已至頂峯，這正值南朝時期。第十三代以下，資料更是殘缺，但乃可作某些程度的推論。以第十四代至第十九代而言，與王氏通婚者仍然大族爲多，如皇室有五起（第16,17,18,19代每代皆有），褚氏、南陽張氏、京兆杜氏、蕭氏、范陽盧氏、弘農楊氏、河東薛氏、清河崔氏、清河張氏、隴西李氏、高陽許氏等，皆當時大族，但值得注意者這些皆北方大士族，屬於南朝者僅蕭氏而已。第二十二及第二十三代王氏與京兆韋氏，博陵崔氏及順陽范氏通婚，且已不見與皇室通婚者。一般而論，唐朝時王氏社會地位雖不及南朝時期，但仍然有很高的地位，這種社會地位至唐末而不衰。

依上列分析，王氏政治地位的盛衰大致與社會地位盛衰相吻合，皆以南朝爲其盛極時期，兩晉爲其「起飛」時期，隋唐則其「下降」時期，而其衰微的時期較緩，延綿時期較長，尤是社會地位的衰微，沒有政治地位那樣敏感。

參考資料

曹魏至唐末間有關瑯琊王氏之墓志銘揭本（以史語所登記號爲序）。

00632 後魏貴華恭夫人王普賢墓志銘
00659 後魏鎮南將軍濟州刺史王翊墓志銘
00613 後魏寧陵公主墓志銘
00653 後魏司空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王誦墓志銘
01539 唐忠孝王府文學王周已墓志銘
01565 唐光祿卿王訓墓志銘 （06006 同）
04921 後魏昌國縣侯王紹墓志銘
05081 東魏廣陽文獻王妃王令媛墓志銘 （00732 同）
05082 東魏廣陽文獻王元湛墓志銘
05238 唐通泉金城二縣令王素墓志銘
05285 唐洛州河南縣錄事王寬墓志銘
05962 唐南陽郡臨湍縣尉王志悌墓志銘 （01553 同）
05964 唐秦州參軍張瑒墓志銘
07495 唐福州侯官縣丞湯華墓志銘
07762 唐行京兆府涇陽主簿王郊墓志銘
07821 唐威武軍節度瑯琊王王知德墓志銘
07843 唐宣節校尉范寓墓志銘

08877 唐王虔暢墓志銘
12948 唐雍州美原縣丞王景之墓志銘
12964 唐吏部常選王元墓志銘 （13578 同）
13210 唐襄州襄陽尉同州馮翊縣丞王鴻墓志銘 （14174 同）
13392 唐右翊衞清廟台齋郎天官常選王豫墓志銘
13411 唐臨清縣令鄭琊王君妻李氏墓志銘 （13702 同）
13424 唐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儁州諸軍事儁州刺史高陽縣開國男許夫人王氏
13469 唐處士盧調墓志銘
13473 唐武榮州南安縣令王基墓志銘 （14024 同）
13585 唐彬州司士參軍王公度墓志銘
13762 唐衞州司馬王善通墓志銘
13765 唐先賢府車騎王君墓志銘 （13853 同）
13789 唐朝散大夫譙郡司馬王秦客墓志銘
13862 唐雅州名山縣尉王大乂墓志銘
13927 唐貝州臨清縣令王宏墓志銘 （14234 同）
13998 唐幕州刺史洛陽官總監稽夫人王氏墓志銘
14142 唐京兆府三原縣尉崔澄墓志銘
14157 唐平原郡將陵縣令張伯墓志銘
14188 唐開封右尚令王仁則墓志銘
14228 唐隋左龍驤驃騎王協墓志銘

前漢書 後漢書集解 三國志集解 晉書斠注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隋書 新唐書 舊唐書
五朝門第 王伊同著 顏氏家訓彙注 王羲之王右軍集
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 許倬雲著 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五本
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 錢穆著 新亞學報 第五卷第二期

附記：本文撰寫期間（民國五十四年七月至五十五年六月），曾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資助，寫成復承蒙 陳師槃庵審閱，謹此致謝。